



ZHUYANJIE

名家推荐:

命运的多厄给予主人公冰雪一样的肌骨和魂魄，然跟随作者冷静的文字和犀利的笔调，却渐渐发现她深藏心底的火热。没有宫廷故事的浮夸与繁赘，只似在花前月下，听一曲委婉的弦歌。

《少女太妃》作者：琴琐

她是具有高贵血统的隆裕公主，在暗藏杀机的深宫里，她毫不掩饰自己的霸气与骄傲；她又是充满智慧的，这也注定了她的一生就是锋芒毕露的传奇……

《白骨精的职场私房话》作者：忆何飘

有关宫廷的故事中，历来不会匮乏能够翻云覆雨的女子，锦瑟笔下的弦歌同样也不例外。

她拥有绝美的容颜，玲珑的心机，只要她愿意，仅凭一双充满无辜的大眼，便能在幼年时期攫获一朝帝王的怜爱之心，达成为母报仇的决心。

深宫，有人用杀戮得到权势，有人用倾轧得到富贵，可是弦歌心中想要的却不过是人世间最为普通寻常的那一点点温暖。

为了心中的爱，她远嫁和亲；为了心中的爱，她于寂寂宫中独自清冷。

无论生活如何的暗藏凶险，波谲云诡，她都始终对于爱，有着美好的希冀。

弦歌，是这样一个能够坚强如钢，亦同样柔软如绵的女子，真实得让人心疼，希望锦瑟能够在她充满波折的前半生之后，赋予她一个终究归于幸福的结局。

《云色倾心》作者：云端漫步



上架建议：历史·畅销小说

ISBN 978-7-229-0238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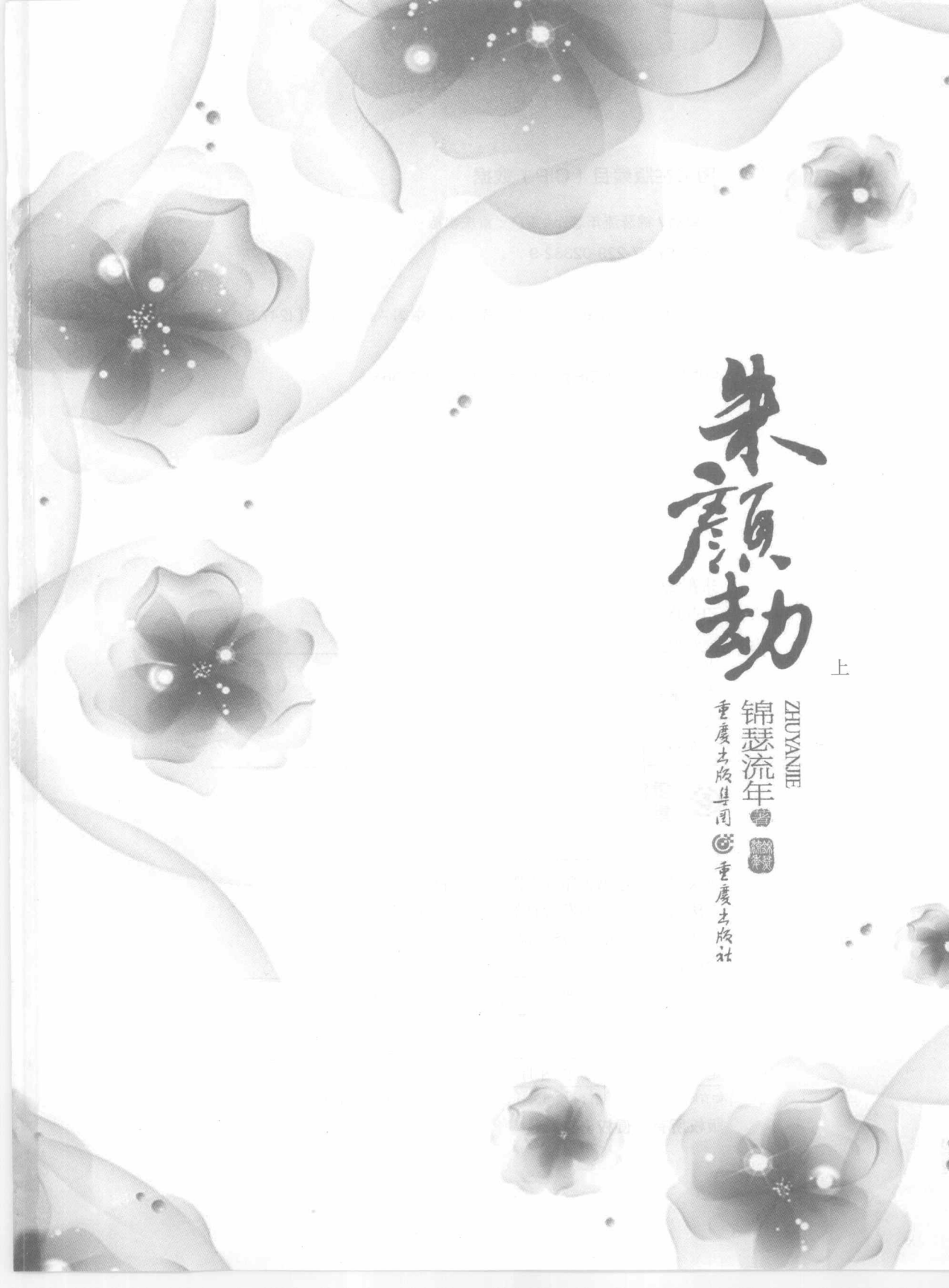


9 787229 023829 >

责任编辑：李 子 李云伟

装帧设计： 强印·白咏明
TEL: 13661528711
<http://blog.sina.com.cn/di7yinxiang>

定价：39.80元（全两册）



朱顏劫

上

ZHUYANJIE

锦瑟流年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颜劫 / 锦瑟流年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9-02382-9

I. ①朱… II. ①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7736号

朱颜劫

ZHUYAN JIE

锦瑟流年 著

出 版 人 :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李 子 李云伟

责任校对: 何建云

封面设计: 第七印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 32.25 字数: 520千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2382-9

定价: 39.80元 (全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很多年后的一天，天气晴暖，和风熏人。已是尊贵至极、母仪天下的我，身着华章紫绶飞凤祥云凤袍，站在王宫高高的城头俯瞰着城下满目的盛世繁华。

湛蓝的天际不知何处飘来一只风筝，我仰头遥遥看着那风筝上以彩墨染就的斑斓色彩，忽地生出一丝怔忡，记忆如流光绚烂交错，折射出丝丝旖旎壮阔的耀目光芒，带我回到了那些纷乱零碎的往昔……

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很冷。九岁的我——落魄的周国公主，身在冰冷破旧的冷宫中，流泪陪着奄奄一息的母后走完她短暂的人生的最后一程……

母后苍白冰凉的手指轻抚在我脸颊上，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可怜的弦歌，今后我一走，这世上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破败昏暗的大殿外刮来凉飕飕的冷风，寒凉得彻骨，陈旧泛黄的纱幕被徐徐吹起，年幼的我惊恐地攥紧母后的手，眼泪立时滚滚落下：“母后，不要丢下我！”

她一眨不眨地看着我，轻轻道：“傻孩子，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你看，他已经来接我了！再也没有人能够分开我们。”

又一股冷冽寒风呼啸而来，母后垂在颈间的发丝悄然飘起，唇角却浮起一股凄艳的笑意，绽放着她短暂年华中最后的美丽！

严冬的雪花一阵又一阵砸在暗红的殿门上，涓涓融化成一摊水迹，母后空洞的眼神一直定定看着那门口，颤抖着向那门口伸出她苍白的手。

许久，许久，直至悄然无力地落下！

手心里母后的手渐渐变凉，直至冷若寒冰，我流着泪小声地哭着将那手

他顿了顿，神色一敛，旋即又向我躬身道：“皇上方才已经传旨今日龙体不适，过两日再传召公主，请公主随老奴前去菡萏宫先行歇息！”

我轻轻低下头，许久才问道：“菡萏宫？”

嬷嬷向我解释：“菡萏宫是王宫西北角的一处宫室，那里佳木葱郁，极是幽静！公主一向怕热，等到夏日里正好可以纳凉了。”

我不再言语，低头登上了马车，刘公公身后跟着的内侍上前驾起车，匆匆向菡萏宫行去。我透过车帘看向外面的陌生而绮丽的王宫，到处是金黄耀眼的琉璃瓦，朱红的宫墙，汉白玉雕栏，高高飘扬的明黄龙旗，宽阔的广场上穿插着垂首而行的彩衣宫娥……

几只春燕唧唧喳喳在道旁整齐而立的落英树下低飞着，春意盎然，不知从何处飘来的一片不知名的花瓣荡悠悠飘在空中，我好奇地伸出手调皮接过，拿在鼻尖闻了一闻，阵阵暗香在指尖温柔的缠绵萦绕，原来春天真的来了啊！

进了王宫的内宫宫门，就需下车步行，嬷嬷拉着我的手穿过重重回廊水榭，绕过姹紫嫣红的花圃奇葩，在一处偏僻宫室门前，朱漆大门已显斑驳陈旧，门前高高挂着的两盏琉璃八宝宫灯在黄昏的风中无力飘摇。

大门已被打开，迎上前两位十四五岁的侍女，齐齐低头向我拜道：“奴婢绿珠，奴婢红袖，参见公主殿下！”

我提起长长的曳地泛白的裙裾，慢慢走上前，仰起头打量着她二人一眼：“都起来吧！”

绿珠和红袖两人极为恭敬地叩首起身，退至大门两旁将我迎进院内。

院子里新植了几株各式花草，四下的回廊门庭虽是极为陈旧，倒也是打扫得颇为干净整洁，嬷嬷对绿珠吩咐道：“公主今日一路行程颠簸，你们两人先下去准备一些热水。”

二人齐声领命，恭谨退下。

氤氲的温热水汽中，嬷嬷略显粗糙的手指在我娇嫩的皮肤上轻轻搓洗着，从小在离宫的日子，我从未见过洗澡原来也可以有这么多花瓣浮在水面上这般神奇的事，心下欢喜。我调皮地上下拍打着那水面上漂浮的五彩花瓣，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我的眼睫，嬷嬷的衣裳上早已水迹斑斑。

她苍老的眉眼间却是温煦的笑意，转身取来一张素白的罗巾将我从水里抱起轻轻裹上，我乖巧地靠在嬷嬷怀中任由她将我抱回寝殿。空荡的大殿里，

只有看着镜中这样的自己，我才会忆起自己还是不足十岁的幼童，忘记了离宫那段长达九年的阴暗岁月呀！

嬷嬷拉着我向皇后所居的甘泉宫行去，一路春风拂面，红墙绿瓦相环绕，不同于寒碜简陋的菡萏宫，这里处处亭台楼阁布局精致，极尽奢华，我仰起头新奇地看着周围陌生的巍峨宫殿，心底无限欢喜。

前面高大的台榭上，甘泉宫巍峨矗立，长长的台阶两边垂首侍立着宫女内侍，嬷嬷拉着我向那台阶一步步走去，甘泉宫正殿的轮廓渐渐清晰，飞扬的檐角沐浴在金黄的晨光中，朱红的廊柱皆以龙凤呈祥的图案雕饰，檐角吹着的紫铜金铃随风响动，极是旖旎壮阔。

敞开的朱红殿门越来越近，早有侍婢上前对我行礼道：“四公主请随奴婢这边来。”

我垂眉乖巧地跟着嬷嬷的脚步随那侍婢走去，却见她并不领着我进正殿，而是往左过偏殿夹道，穿过抄手游廊，回廊水榭，方看到前方的一处偏殿，侍女躬身挑开门帘迎候我进去。

扑面而来的馥郁香气萦绕在鼻尖，室内的摆设皆是极尽奢华，一众身姿娉婷的侍女屏声静气地立于两边。对面的七彩琉璃珠帘里影影绰绰可见一美妇的身形，正欲看个仔细，却见听侍女喝道：“大胆，见了皇后娘娘还不快快行礼！”

我这才回过神，慌忙拜倒：“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哗啦啦——

珠帘一阵窸窣作响，面前徐徐出现绣着精密繁复凤凰祥云的华衣下摆，暗红色锦缎面料的宫鞋鞋尖缀着的细密乳白色的米珠，散发着莹润光泽。

随即，下巴被一双修长白皙的手轻轻捧住，我被迫抬起头对上她的视线。面前半蹲下身的女人有着好看的，描绘精致的眉眼，鹅蛋形的脸颊皮肤细腻光滑，吹弹可破，丰满的唇上涂着好看的朱红唇脂，那唇角忽地勾起：“你不肯叫我一声姨妈也就罢了，你的母亲已经去世，按规矩你可是应该叫我一声母后的。”

我盯着她的双眸，许久不语，离宫的宫人皆是传闻，我的母后当年是被自己的亲生姐姐、当时的懿夫人向父皇告发，父皇才会一怒之下将母后幽禁在

“弦歌，若是菡萏宫不习惯你随时都可以来这里。”身后她的声音传来。

我的脚步不经意一滞，沉默了一刻却恶狠狠道：“我说过了，我就喜欢住菡萏宫！”

我说完高高昂起头大步离去，湘妃帘被我大力挥开，气冲冲地跑出去的自己却不小心与迎面走来的人撞了个满怀。

那人身量高大，我只能仰起头才能看到他的面容，晨间的微风轻轻吹来，淡薄的阳光也随之轻轻舞动，面前的少年大约十三四岁的年纪，眉宇间与皇后有几分相似，浓眉微皱，正低头怔愣看着我，外面随侍的宫女都纷纷福身道：“参见大皇子！”

大皇子楚煊？原来这便是我从未谋面的哥哥，我低头向他草草行了一个家礼，转身就走，背后的他对一旁的侍女问道：“那是谁？”

“回殿下下的话，那是刚刚回宫的四公主。”

我止住脚步转过身眯起眼睛打量着他，他也站在原地若有所思地看了我几眼，随即挑开帘子大步走了进去。

那是我第一次见楚煊，这个大我四岁的少年，那幅场景即使很多年后我仍然深深记得。那一个早上，他穿着宝蓝色的衣袍，侧身站在门前好奇地看着我，英朗的五官，清澈的眸子，却荡漾着温和的笑意，毫无杂质，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男子这样注目看我，一时间，我竟然有些局促、慌乱。九岁的我当时非常不了解，自己一时间为何会这样的失控与无措，大抵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幼小的心生平第一次因为一个男子而激起了圈圈涟漪……

一场春雨过后，御花园里一阵新绿，嫩绿的枝叶，万紫千红的各色花草，很是炫目，看得人眼花缭乱，斜阳的光影懒懒地投在御花园一草一木间，我独自一人从菡萏宫中偷偷溜出来蹦蹦跳跳地踩在潮湿松软的泥土上。

远处的梨树林轮廓渐渐清晰，嬷嬷曾经告诉我，那里便是母后昔日最喜爱的地方，只因母后的小名里含有一个梨字，父皇就下旨将梨林赐给母后。梨花开时，母后就会抱着七弦琴在林中抚琴，母后的琴乃父皇当年亲手教习，弹得极好，她指下的琴音宛如天籁，就连宫中的乐师也自叹不如。

我歪头看着那越来越近的梨林，兴许是经常有人打理过的缘故，那里不

既然如此，那你就跪在这里给朕反省，什么时候愿意给他们道歉就什么时候起来！”

他言毕恨恨拂袖而去，不带一丝的迟疑，一众侍女宫人也随之浩浩荡荡离开，楚烨与凤璃幸灾乐祸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我，做着鬼脸嬉笑道：“你这个野人，看父皇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们！”

我狠狠瞪着他们，拳头紧紧握着，心却一分一分冷了下去。

天空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凤璃与楚烨不知何时已经离开，空荡荡的御花园里只剩下我一人，额前的刘海儿被绵密的雨水淋湿，无力地贴在面颊上，湿冷的衣衫泛起一股潮意，膝盖处一阵阵麻木的酸疼，路旁不时经过几个宫人，皆是好奇地看着孤零零跪在地上的我。

我睁大眼睛看着面前的梨树林，团团簇簇的梨花繁盛开着，却被那越来越急促的雨丝所冲刷，晶莹洁白的花瓣经不起大雨的摧残，无力地从枝头落下，在空中晃悠悠地荡了几个圈后打着旋儿落入地上肮脏的泥水里，再也不见当初的高洁与清丽！

忽然想起了小时候，每当下起这样的雨，母后就会一身素衣失魂般坐在廊下，长长的青丝懒懒垂在肩头，她总会喃喃唱着这样一首歌：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①

……

我仰起了头，紧紧闭着眼睛任凭雨水顺着颈项流淌，面前一片无边的黑暗，心头竟然是异样的安然，那雨却忽然停了，我睁开眼，就看到了头顶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竹青色的油纸伞，面前的少年正略带探究地看着我，眼中的无助与迷茫飞快敛去，我跪直了身子警惕地瞪着他。

他好看的唇角微微一翘，在我面前半蹲下身，笑睨着我道：“你就是这样对自己的哥哥么？”

我冷哼一声撇开头：“你们又何曾将我当做过亲人！”

楚煊淡淡笑着，接过面前侍从递来的手巾，轻轻为我擦去面颊上的水迹：“母后今日身子不适，适才听说你被父皇罚跪，就让我过来瞧瞧你。”

我飞快打掉他的手，倔犟地直着身跪在雨中，恶狠狠道：“走开！不用

^① 出自《汉乐府·上邪》。

我轻喘着气：“这是我生来就有的旧疾。”

他对我安慰地笑了笑：“别怕，过几日我求母后传宫里最好的御医来为你瞧瞧，一定能够治好的。”

我看着面前他温暖若冬日午后阳光的笑意，忽然愣住了，许久才小声道：“找个地方我先换身衣裳好吗？我现在很狼狈，不想嬷嬷为我担心。”

他凝神沉思片刻，方才向我会心一笑点头同意。

此刻我早已虚脱无力，只得顺从地靠在他的怀里，任由他将我抱起，脑后的几丝长发轻轻垂下，在细雨中柔柔摇摆，绵密的雨丝轻轻扬扬地拍在脸上，冰凉而惬意……

楚煊抱着我来到一处华丽的宫室前，我的一身衣裳早已湿透，一进门就被楚煊吩咐宫女为我换下，宫女们将我迎进里间的屏风后，七手八脚取来干净的衣衫为我换上。我赤裸的身子在陌生的宫女面前展露无余，自小我的沐浴更衣都是嬷嬷服侍，此刻在陌生人面前赤身裸体，心底窘极，面上顷刻间通红一片。

当我极不自在地穿上干净的衣衫从里间走了出来，就见门口等着的楚煊，他环抱双手靠在廊下，见我出来，唇角轻扬：“弦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菡萏宫。”

“菡萏宫？那里似乎很偏僻，改日我跟母后说为你那个地方如何？”

见我面色一沉，他又摆手道：“罢了罢了，真是拿你没有办法，今日时辰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我点了点头，就见楚煊的手向我伸来，我犹豫片刻，终是将自己的手递了过去，他温热的掌心轻轻握住我的手指，已有侍从上前撑起伞，为我遮起头上的风雨，半高的少年拉着我的手，径直向着菡萏宫走去，一路绿荫奇花绚烂耀目，楚煊温声向我一一解说，我小心地听着，经过一处宫室时，楚煊忽然停下了脚步，我正犹自不解，就见他指着面前高大华丽的宫殿大门对我道：“那里就是长乐宫。”

长乐宫！短短几个字，却在我心底激起圈圈涟漪，长乐宫，昔日母后的寝宫，见证了母后在这里的几载荣宠，父皇的寝宫名为未央，母后的就叫长乐，长乐未央，他们曾经那样地相爱，曾经的盛宠却早已在那不见硝烟的刀光

我点了点头：“幸好及时服了药。”

嬷嬷的目光看向我腰间垂着的香袋，轻轻叹道：“现下回宫了，宫里耳目众多，那个人也不敢再那般造次，老奴就是拼尽全力都一定会保公主的周全。”

心头一酸，我委屈地靠在嬷嬷怀里，嘟哝道：“嬷嬷，今天那鞭子打在我身上好疼。”

她的手一顿，沉默着将我揽进怀中，低声地抽噎起来。

我漠然睁大眼睛看着大殿角落里的青铜烛台发呆，跳跃的烛火正妖冶舞动，撩人心怀……

如今宫中，父皇膝下子嗣并不多，皇后所出的大皇子楚煊深得父皇的看重，早已是闾宫上下默认的储君人选。父皇一直吸取前朝众位皇子激烈夺嫡斗争的惨烈教训，登基继位后未曾册立皇太子，但是楚煊身为长子，生母又是中宫皇后，地位自是无人可以撼动。

自母后被废，姨妈先前本来就是父皇尚为太子时候的东宫太子妃，父皇登基后又位列宫嫔中位分最高的四夫人之首，自是众望所归，得封皇后，母仪天下。虽为皇后，多年来父皇却对她一直颇为冷淡，这其中的纠结旁人自是揣测不透，嬷嬷也未曾向我提起，我更是难以知晓。

父皇这样的一个坐拥天下的帝王，心中到底有几多爱？当年身系艳羡六宫圣宠的母后、如今深受宠爱的董夫人，一旁还有淡定持重的皇后、艳丽风华的赵夫人、上上下下那数不尽的三宫六院妃嫔，而我，一个废后的孤女，出生时父皇连名字都懒得为我取，还是母后为我取的“弦歌”二字。这样一个不得父皇喜爱的我，又该如何在这深宫中立足？

午后的阳光明媚耀眼，我抱膝坐在廊前看着院里密密匝匝的树叶间洒下的斑驳阳光光影发呆，远处的日头下，正大步走来一华衣少年，仔细一看，正是楚煊！

楚煊好奇问：“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快起来，这青石板上坐着容易着凉的！”

我依言站起了身，他一把拉过我的手坐在旁边的回廊栏杆上，又捋起我的衣袖，看到我手臂的鞭痕已经痊愈了这才释然一笑。

我抬头看他：“哥哥，你和皇兄皇姐们是不是要出宫啊？我听嬷嬷说你

们过些日子都要跟着五王叔去南苑围场狩猎是吗？”

“父皇这次特地恩准我和三弟三妹跟随王叔去南苑狩猎，母后前日还送了一张弓给我，这次我一定可以大显身手的！”

我坐在原地看着一脸兴奋的楚煊，羡慕无比：“真好！我还从来没有骑过马，更别说狩猎了。”

他弯身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等你再长几岁我就去求父皇让你跟去行么？”

我仰头看着他琥珀色眸子里的真诚笑意，轻轻点头：“好！”

我歪着头想了想，又道：“哥哥，我听说貂鼠的毛皮可以御寒，这次你可以帮我打一张吗？”

他一愣：“现在已经是夏日了，你要那个东西干什么？”

我低头道：“嬷嬷的手背每到冬日的时候就会酸疼，常常疼得连茶杯都端不起，有了貂鼠毛做成的手套嬷嬷的手就不会再疼了。”

楚煊面上的笑意渐渐淡去：“弦歌，平邑离宫的生活是不是很辛苦？”

我没有再说话，沉默许久才轻轻点头。

楚煊长长地叹了口气，沉默许久才道：“妹妹，以后我会照顾你！”

我托着腮转头看着他，午后灿烂的阳光洒在面前少年明朗的面庞上，那浓密的睫毛也被染成了金黄色，耳边蝉鸣声声，眼眶忽然有些湿润，我笑了笑，使劲点头。

楚煊笑着拍拍我的肩头，微嗔道：“傻丫头！今天我先回去了，改日来看你！”

我点头站起身看着楚煊的背影消失在九曲回廊的拐弯处，心头怅然若失般空漠。对面的院子里几个宫女正欢天喜地地玩着踢毽子，离宫几年漫长的岁月，每日的生活极是无趣，我最感兴趣的事就是与小宫女一起玩这稀奇玩意，如今依旧乐此不疲。

“你们也会踢毽子吗？”我上前问道。

绿珠笑吟吟朝我叩礼：“公主，奴婢们今日玩踢毽子，公主要不要一起玩？”

我抬手接过那雪白的鹅毛毽，轻轻抬腿一踢，却怎么也踢不上手，一连几个回合下来，都是无功而劳，我赌气转身对绿珠道：“你们玩吧，我不玩

了。”

嬷嬷正坐在廊下为我绣着随身的香袋，见我撇着嘴在她身边坐下顿时温和笑道：“公主这几日愈加心浮气躁了。”

我转着手中洁白的羽毛毬喃喃道：“这该死的毬子，我怎么也踢不好。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来和我作对？连它也要欺负我！”

嬷嬷笑了笑，顺手拿过我手中的毬子，操起剪刀将上面缠绕的丝线剪去，只见那布带里端包裹的数十根羽毛，却是参差不齐。

嬷嬷皱眉道：“这些奴才敷衍公主，随便胡乱做了一个就给公主呈上了，里面的羽毛都未排列齐整，重心不稳，公主踢起来自然是不上手了。”

她将里面参差短小的羽毛挑出来，一边低声说：“试问内里不够齐整、不够精细，筹谋不够妥帖，公主又怎能有必胜的把握？”

嬷嬷将参差的羽毛排列整齐，将根端齐齐剪下，这才用布带包裹用丝线扎进将羽毛毬笑着递给我：“公主再试试。”

我会意点头，郑重站起身接过那羽毛毬：“嬷嬷，我懂了。”

抬腿一踢，白色的羽毛瞬时高高跃起，映着天际金黄的阳光，煞是耀眼！我一连几个漂亮的翻身踢起那毬子，赢来了一旁红袖绿珠惊异的欢呼，身后的嬷嬷含笑看着我，缓缓颌首。

迎面弯身走来一身着青灰色服色的刘公公，他恭敬向我请礼后，方才道：“皇上传旨召见公主，公主请随老奴来吧！”

心头一窒，我惊喜地回头看着嬷嬷，她眼眸里满是激动与鼓励，宫中规矩，旁人若无传召，不得靠近未央宫半步，嬷嬷与红袖绿珠几人自是不能再跟来，刘公公安慰地向嬷嬷一笑，嬷嬷这才放心将我交于他。

刘公公当先为我带路，一路迎面走来的内侍宫女尽皆向他请安回礼，刘公公在宫中本是父皇近身内侍，地位自是不容小窥，他眼神看着前方，小声道：“公主初回宫廷，许多规矩还不曾懂得，皇上尤为不喜宫嫔互斗。前日公主与凤縠公主三殿下一场争执已经让圣上不悦，公主今日面圣可要小心些才是。”

我小声道：“我知道了。”

刘公公眼角的皱纹轻轻舒展，神色忽又严肃几分：“三夫人中陈夫人性情恬淡，极少出门走动，赵夫人生性跋扈张扬，董夫人才情敏捷。明面上看，

赵夫人似乎是最为得宠的一个，但是董夫人多年来荣宠不衰，公主也切勿怠慢才是。”

我看着远处宫殿瓦檐上闪闪发光的金黄色的琉璃瓦，漫不经心地说：“是因为她们的眉目之间都有几分像我母后吗？”

刘公公的脚步慢了几分，神色暗赞：“果然是皇后娘娘所出的公主，心思灵慧，可成大器也！”

我微微仰起头，看着前方未央宫高大地矗立在高高的台榭上，殿角飞檐，金龙环绕着朱红色大理石基的廊柱，大理石的台阶两旁汉白玉雕栏一路通往未央宫的正殿，正殿门前早有内侍迎候，见我进来立时进殿通禀。

我被宫女领着进殿，地上铺着厚厚的朱红地毯，锦缎绣鞋踩在上面悄然无声。宫女挑开了内殿的帘子，一股清苦的龙脑香气瞬时萦绕鼻尖。彼时殿里的书案旁，董夫人正盈盈立于书案前写着字，莲青色广袖如流光般迤迳于地，那身形、气韵竟是别样熟悉。父皇唇角含着一抹淡笑自她身后握住她的手一笔一画写着，外面的光线透过窗棂洒了进来，映得满室生华，旖旎迷离！两人亲密紧贴的身影竟突兀得刺眼！

我上前恭恭敬敬地跪倒在地：“儿臣弦歌给父皇请安。”

一时耳边无声沉寂，只余下殿内角落里的青铜滴漏滴滴答答的声音，我安静地伏在地上，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由紊乱渐渐沉静。

不知过了多久，还是董夫人轻声笑道：“皇上，四公主已经在地上跪了很久了。”

“诗茵，写字的时候要静声不语凝神专注于笔尖，切忌分心。”

董夫人娇羞着掩唇一笑：“是臣妾今日多嘴，可写字归写字，皇上总还是要让公主先起来才是。”

父皇淡笑不语，垂眸看着书案上的宣纸，瞬时撂下笔杆，方才懒懒抬眸看向地上的我：“起来吧！”

我站起身，怯怯地站在一旁低头咬唇不语，面前的男子逆光而立，俊雅的面目在暗沉的光线下透着一股冷厉之态，头冠仅用银色缎带束起，有几根缎带顺着他微屈的背脊俏皮地自肩头垂下，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肃严与清傲所混合的姿态！

“知道今日朕为何会宣你来吗？”一阵诡异的沉默后，父皇的声音忽然

我无邪的眼神泰然看着他，过了许久，他才似松了一口气般笑了，满足得像一个得到心爱糖果的孩子。

“她，是怎么去的？”他又问，声音隐隐一丝苦涩凄凉。

“去年的冬天很冷很冷，下了很大的雪，母后的旧疾忽然复发，每天不停咯血，一直都支撑得很辛苦。母后临去前的几天每日都坐在院子里看着梨树，一坐就是一整天，她还说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看到今年的梨花……”

父皇闻言神色恍惚，几丝凄怆在面庞划过，从怀里小心取出一张纸笺，正是我所熟悉的，父皇看着上面的字迹轻声念道：“‘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阿梨，这便是你给我最后的话么？为何要等到去了才让人送来？这一世何苦如此，你我二人竟会走到如斯田地！”

我看着面前顷刻之间似乎老了十岁的俊美男子，只低着头乖巧地不再说话。心底却瞬间轻暖。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即将告别先前那人人鄙夷的目光，我已经成功赢得了面前这个天底下最尊贵也最可悲的男人的怜惜！

从今天起，我就是大周高高在上的公主！

第三章 暗箭

父皇离去后，我一人独自侧身躺在榻上，绿珠推门进来，见我睁着眼顿时欣喜笑道：“公主总算醒了，皇上可是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呢。”

我坐起身抓住她的手臂问道：“父皇怎么知道我生病的？”

绿珠皱了皱眉头，勉强笑道：“昨夜大风大雨的，太医院的医官们都不

绿珠含笑恭敬点头。

我痴缠在她怀里：“绿珠，你真好！”

绿珠受宠若惊般看着我忽然腻在她的怀里，手足无措道：“公主，奴婢……”

我看着她一脸的惶恐，偷笑道：“怕什么，这里没有其他人，没有人会看到的。对了，红袖呢？我怎么没有看到她？”

绿珠怔了怔：“红袖刚刚被皇后娘娘传去问话了。”

我不再说话，径直倒下身子躺在床上，闭上眼道：“我想睡觉了，绿珠，你先下去吧！”

绿珠疑惑着退出房外，余下我睁大眼睛看着她纤细的背影发呆。

在太医的精心调理下，手臂上的伤口已然全好，我的风寒之症也渐渐康复，眼前的菡萏宫人来人往，赫然是各宫妃嫔差人或是亲自前来探望于我。我躺在床上看着一张张戴着虚伪面具笑靥如花的女子殷勤问候，嬷嬷一一笑着恭敬回应。而我只顾着一口一口吃着糕点，漠然不语。

内务府昨日已经连夜派来数十位宫人服侍于我，房里四处摆满了精致华丽的瓷器摆设，床帐早已被换成了我喜爱的淡紫色的蛟绡纱，簇新柔软的丝缎棉被盖在身上，上面轻轻散发着一阵淡淡我喜欢的白芷熏香气息，昔日空荡荡的床角现下挂满了紫铜鎏金风铃，随着清风轻轻摇晃，发出叮当的响声……

我极其喜欢并且贪恋这样的感觉，原来这就是权力的好处，若在以前，这冷清破旧的菡萏宫可何曾入得她们的眼？

现下不过是父皇亲自来这里守了我一天一夜，我就一夜之间成为六宫妃嫔争相示好的对象，抑或是那莽撞自得的刘昭媛被父皇毫不留情地打入冷宫的下场让她们意识到我的母后在父皇心中的真正地位？

几日后，我的风寒已然痊愈，御医向父皇道明我已经可以下床走动，父皇当即又赏了菡萏宫一大堆绫罗绸缎、金器珠玉。

晌午时，父皇来到菡萏宫，同来的还有董夫人和另一位陌生女子，只见她身量瘦削，面色略带苍白，容貌虽属中上之姿，却是清丽非凡，让人见之忘俗，一身随意的装束自有股高贵之态，我心中暗暗猜测这女子应该是三夫人中的陈夫人。



众人落座后，陈夫人看了看我，蹙眉对父皇轻声问道：“皇上，这便是弦歌么？这孩子这般瘦弱，真真叫人心疼。”

父皇点了点头，看向我的神情间尽是一个父亲的慈爱：“你都这么大了，朕还未为你取名，大周皇室的公主到你这一辈都是凤字辈的，今日玉牒署的大臣给你拟了几个名字，朕让你自己来选，喜欢哪一个？”

立刻就有内侍奉上一张镶金的奏折，我好奇接过展开一看，上面整整齐齐地排列了数十个名字，凤瑶、凤宁、凤怡……

我看了许久，方才指着上面角落处的“凤嫒”：“父皇，我喜欢这一个。”

父皇浓眉微皱，沉吟道：“这个名字朕方才忘了划去，‘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太过孤冷了些，和楚煊的名字谐音也有几分相似，不甚妥当。”

我哦了一声，面上满是掩不住的失意。

陈夫人淡笑道：“皇上，依臣妾看来，‘便嬛绰约，柔桡嫋嫋，妩媚纤弱，曳独茧之褕綌，眇阎易以恤削’也是极好的。”

父皇的唇角噙起一抹俊朗笑意，又看了我的神情，方道：“既然你喜欢，朕就准奏吧！”

我这才面上一喜，伸手拽住父皇的衣袖：“谢父皇恩典！”

父皇轻刮了一下我的鼻尖，淡淡一笑。

我感激地看向陈夫人，她淡雅的眉目轻轻舒展，朝我微微颌首，别样的温婉多姿！

父皇接过侍奉笔墨内侍递上的御笔，笔尖上艳红欲滴的朱砂在“凤嫒”二字上轻轻一圈，又传来内侍官拟旨，父皇蹙眉凝神沉思道：“传朕旨意，朕之第四女凤嫒，即日起赐封号为隆裕！暂且交由纯熙宫董夫人抚养。”

话音刚落，就见内侍进来通禀道：“启禀皇上，皇后娘娘在殿外候旨觐见。”

父皇神情一凛：“宣吧！”

门外款款走来了皇后，今日她未带任何侍从，一身金线织锦长袍，鬓上仅插着几支玉簪，身形清瘦而寂寥。

皇后敛首进殿徐徐下跪向父皇请安，董陈二人上前恭敬地向皇后请礼问

安，却见父皇漠然问道：“今日怎么忽然来菡萏宫了？”

皇后笑了笑：“臣妾是有要事向皇上谏言。”

“弦歌还在病中，今日毓敏和诗茵也在，改日再来未央宫议吧！”

皇后却抬起头，眼神看向我，不疾不徐道：“弦歌是洛鸢的女儿，也是臣妾嫡亲的侄女，臣妾恳请皇上将弦歌交给臣妾照管。”

父皇的手指轻轻一颤，轻笑一声：“弦歌，你愿意跟着董夫人还是皇后？”

我睁大眼睛看着不远处正看着我的皇后，毫不犹豫地摇头：“我愿意跟着董夫人！”

父皇了然：“弦歌自己愿意跟随诗茵，你可满意了？”

皇后的眼眸暗沉了些许，却对着董夫人道：“妹妹膝下已经有了凤缙、楚烨了，恐怕再照管弦歌多有不便，不如——”

啪！父皇将手中的奏折一撂，镶金的硬壳纸页摔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慕洛葵，今日你是想要抗旨不遵么？”

陈夫人和董夫人此刻皆是面色一紧，董夫人犹自解围道：“娘娘，今日难得皇上高兴，还是改日再提这事吧！”

皇后惨然一笑，目光直直看着父皇：“如此看来，倒是臣妾太过矫情了，今日是臣妾的莽撞，臣妾告退！”她黯然起身离去，曳地的长裙在光滑如镜的金砖地板上细碎作响，直至她瘦削的身影消失在大殿的门外。

我小心看着父皇的神色，不敢言语，父皇浓眉紧蹙，面色极是难看。

董夫人捧来一杯热茶，温声道：“皇上息怒，保重身子才是。”

父皇接过茶杯抿了一口，抬眸看着一旁低首不语的陈夫人：“皇后所说的也不无道理，凤缙与楚烨素来调皮，诗茵一人照顾多有不便，就把弦歌交给毓敏照管吧！”

早前就听嬷嬷提起过，陈夫人入宫多年膝下无子，现下父皇将我给她抚养，自是极大的恩典了，陈夫人更是惊喜交加，赶忙拜首道：“臣妾谢皇上恩典。”

董夫人掩唇淡笑：“恭喜陈姐姐了。”

父皇这才令旁边还愣着的内侍官继续拟旨。

父皇口述完毕，内侍官恭敬地一笔一画记下，父皇取来随身印信在圣旨